



羽化 彩蝶

文／吳宜芳

「宜君，我會像蝴蝶一樣飛回來，以後只要看到蝴蝶就要想起我喔！」
「爸爸媽媽，你們不要太想我，到時候看到蝴蝶時就要想到我。」

心蓮病房有一種臨終治療的工具叫「情緒經文卡」，類似靜思語，許多人抽到的時候都會直呼：「好準。」小蘭的照顧護士宜君回想：「小蘭離開的前一兩個晚上，那天我值小夜班，我就讓她抽卡片並陪她一起禱告，抽到的卡片寫著『煥然一新』，還有一隻毛毛蟲看著即將羽化成蝴蝶的蟲蛹。」看到這個圖案，小蘭不記得背後一長串的經文是甚麼，只說她將要變成蝴蝶，請身邊的人看到振翅飛舞的蝴蝶，要記得想起她。

孤單病房 倍思親

布農族的小蘭，家住花蓮縣卓溪鄉山區，和爸爸媽媽相依為命。家中經濟只靠爸媽出外打零工，一天幾百塊錢的收入艱辛地維持著。社工只了解小蘭讀到國中畢業，問不出為什麼小蘭始終沒有外出就業，而是待在家裡。時間一晃就是十幾年。可是，聽得出來小蘭很懂事，她知道爸媽賺錢很辛苦，沒有絲毫的埋怨，小蘭總是一個人待在家，自己打理起居飲食，打發沒有家人陪伴的時間。

二〇一〇年的三月，小蘭因為腹痛難忍，又排出黑便，無法在鄰近的玉里做治療，於是轉到了花蓮慈濟醫院

就醫，沒想到檢查結果是腸癌末期，而且癌細胞已轉移到整個腹腔。為了先解決小蘭無法排便的問題，醫師立刻進行手術做了腸造口，接著做了兩次的化療緩解，但回家後卻因為出現反覆發冷發熱的感染症狀，又再度回到花蓮慈院住院，因為化療藥物對小蘭的疾病無效，在血液腫瘤科實習的精神醫學部住院醫師黃願心建議小蘭轉到心蓮病房，黃醫師告訴小蘭：「心蓮病房的護理師都是最優秀的，在那裡的大家都非常有愛心，妳會受到很好的照顧，不要擔心。」

來到心蓮病房，小蘭床邊的椅子永遠都是空著的，一個人住院，日常瑣事必須靠自己料理，因為只能躺著無法下床走動，病床兩邊的櫃子和桌子

都需要放在隨手可碰觸到的位置上。

或許是因為從小就養成自己一個人生活的模式，就算沒有親友在身旁，面對陌生的護理人員和鄰床病人，小蘭也不會感到不自在。有時候，她會跟護理人員分享心事，嘴上惦記著父母必須打零工維持生計的無奈，也擔心他們日漸老邁的身體狀況，說著說著，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珍珠一樣，無法停止。因為爸爸有先天性的氣喘，媽媽血糖會飆高不下過，小蘭很害怕自己先走一步，將來沒有人照顧父母。堅強善解的她從不怪罪父母沒有來病房照顧，滿心只有對父母的愧疚和珍愛；和父母通電話時，也總是告訴父母現在自己過得很好，這裡的醫護團隊與志工都很照顧她。



護理師宜君和小蘭年齡相仿，兩人常拌嘴又和好，言談中流露出像姊妹一般的情感。攝影 / 李玉如

白衣無盡愛 熱食心意濃

有一次，小蘭因淋巴腫導致右腳變成兩、三倍大，護理人員必須在小蘭的腳趾到大腿部分用繃帶層層纏繞，以延緩腫脹的速度，避免皮膚因過度繃緊而疼痛。小蘭看著張智容護理長、宜君等三、四個護理師合力抬起她腫脹的腳，吃力的企圖減緩自己的疼痛，善良的她仍強忍疼痛、語帶愧疚的道歉：「辛苦妳們了，害妳們手那麼酸！」

護理人員每天替她清潔口腔與傷口，為她在身體抹上精油，舒緩腿部的腫脹，也幫她按摩推揉背部和淋巴系統。志工就像媽媽關心子女一般，經常走進病房看看小蘭有什麼需要，三不五時送上熱騰騰的小吃。在她們的眼中，小蘭是個嘴巴很甜的孩子，她常常語帶撒嬌的說：「我聽說花蓮

扁食很好吃耶！妳有沒有聽過，我都沒有吃過……」「美麗媽，妳煮的麵線好好吃，好想再吃！」臨床的病人也為這位「好胃口」的妹妹留下深刻的印象，「最近怎麼都沒有看到那個很愛吃的胖妹妹？有一次都很晚了，還吃香噴噴的食物，整個病房都是那個味道。」

心蓮病房的護理師宜君與小蘭年紀相仿，心直口快的宜君和小蘭相處卻常常有衝突感，宜君說：「我跟小蘭之間其實存在著緊張感，可是總是剛好輪到我去照顧她，每回進到病房之前，我都要去禱告室祈禱，希望等一下不要有太多針鋒相對的情況。」宜君眼裡的小蘭很孩子氣，想要引人注意時就會說出令人為之氣結的話；例如當小蘭腳很腫的時候，宜君會花兩個小時的時間替小蘭按摩再纏紗卷，有一次小蘭看到宜君先把固定紗布的

心蓮病房總有志工陪伴，對小蘭來說每位志工就像媽媽一樣，除了不時嘘寒問暖，更親自下廚煮麵線讓小蘭一飽口福。攝影 / 吳宜芳



釘子放在一旁準備的時候，就故意對宜君開玩笑的說：「妳是故意扎到我的嗎？」剛滿頭大汗將照護工作告一段落，就得到不友善的回應，宜君常不爭辯默默完成工作出了病房，但心裡總不太舒服，諸如此類的瑣事層出不窮，兩個人就像姊妹互相拌嘴之後，撒撒嬌又和好。

對於死亡，小蘭有時會說出她的不安，宜君就和小蘭分享自己對於死亡的感受，她說：「我覺得死亡一點都不恐怖，因為死亡就是到了天堂，天堂有各種美好的東西存在。」臨終前的一個晚上，宜君和小蘭一同抽取情緒經文卡，在宜君的眼中，此時的小蘭就像回到小孩子的階段，沒有害怕，小蘭看到毛毛蟲望向蝴蝶的圖片後，只對宜君說：「我會像蝴蝶一樣飛回來，以後只要看到蝴蝶就要想起我喔！」

心蓮病房的護理人員，要兼顧工作的負荷和每位病人不同的個性和心理的需求，兩者之間必須取得平衡。而在小蘭眼中，每位照顧她的護士就像是天使一般，傾聽她的需求、緩解她的不適。而心理醫師的陪伴，也讓小蘭鬱悶的心情有了抒發的管道。

面臨生命的終點逼近，若是身旁沒有親人、沒有朋友可以傾聽苦楚或是陪伴，窗外就算陽光普照，也無法溫暖病人的心。然而在花蓮慈院的心蓮病房內，即使家人無法照護，卻可以看到護理師和志工二十四小時守候在病人周圍，如家人般噓寒問暖，開啟另一扇幸福的窗。

最後的留念 一家團圓

短短五個月，小蘭病況日益嚴重，雖然有一陣子她的精神彷彿充滿源源不絕的活力，但好景不常，一個禮拜



說話幽默風趣的護理助理員靖容就像小蘭的大姊一樣，常讓整間病房滿是笑聲。攝影 / 李玉如

之後開始走下坡，眼睛時開時闔，或許知道自己時間不多，原本拒絕留影的小蘭，居然強打起精神表示希望和每一位陪伴、照顧過她的護士、志工們拍照留念，就像迴光返照一般，照相時的小蘭又恢復了原有的朝氣，不停變換姿勢，病房內充滿著喜悅，從窗外灑進的陽光更替照片增添溫暖顏色。

沒多久，小蘭的父母和親人就接獲病危通知，陸續來到病房，不知如何表達不捨的雙親，默默地流著眼淚，時而在病房陪伴、時而徘徊在門口。此刻的小蘭因為整個口腔潰爛，已無



心蓮病房同仁的其中一項工作，是陪伴病人做好面對與接受死亡的心理準備，好好與人生說再見。護理師的陪伴，總能讓病人的心安定下來。
攝影 / 謝自富

法清楚的用言語表達。小蘭的父母為了家裡的生計，必須在生活和親情間作取捨。心蓮病房社工佑書曾經和小蘭媽媽聊過，小蘭的媽媽會說：「有時候在家裡想到小蘭就會哭，可是因為我身體不好，工作又走不開，所以才沒辦法常來探望我女兒。」

女兒已經生了重病，父母親不但沒有前來照顧，甚至連關心的電話也鮮少打來，這樣的親子關係在一般人眼中難以置信，事實上，小蘭的爸爸媽媽並非不關心她，然而對於緊迫生計，必須在難得的工作機會與女兒間取捨，對於子女即將離去的傷感，也不曉得要用甚麼樣的方式來表達。對於住進心蓮病房的原民病人，護理同仁在他們身上發現一些共通點，他們對任何事情充滿熱情，可以很樂觀的面對生活，但唯獨對於「死亡」這個詞彙，卻常常找不到對應的模式。

嚮往家的幸福 羽化振翅單飛

小蘭在還沒住院之前就是慈濟基金會的關懷對象，由玉里當地志工定期去了解狀況給予支援，住院期間幾乎全權由護理同仁和志工承擔照顧責任，而護理同仁也常常自掏腰包買些小蘭愛吃的食物，一直到她臨終的後事，社工接手運用社會資源來處理花費的問題。

八月中旬一天晚上九點，小蘭在摯愛的雙親和親友們、以及心蓮病房的

醫師、護理師、志工們的陪伴環繞下，走完二十八歲的年輕生命。志工在靖蘭身邊放了一本她最愛的小書《家家有本幸福經》；因為小蘭曾經說過，原本只是隨手翻翻，但書裡頭描述的是家庭成員的相處之道與兩難，補缺了她內心對於家庭的渴望，覺得愈看愈愛不釋手，甚至讀到了深夜也還捨不得放下。與《家家有本幸福經》相對照，若小蘭再回頭看看自己身邊有這麼多人的陪伴與關愛，想必在最後一刻，是自在、是放下、是滿足、是欣慰的。

因雙親為謀生不易，必須四處打工，無法時時陪伴在身邊；但在心蓮病房，小蘭在一群醫護人員與志工身上，得到家人般的對待。在小蘭身上，看到了臨終病人心情上的轉換，原本內向、被動接受關心與照顧的她，蛻變成一個懂得與人接觸、勇敢說出

感謝的人。而心蓮病房團隊，也確實營造了一個有家的感覺、有愛交流的溫馨環境，讓小蘭帶著世間的真誠溫暖，勇敢踏上下一段旅程。看到蝴蝶，想起孩子氣的小蘭，不知道她現在在那裡，心裡送她一段祝福！🍀



攝影 / 顧子俊